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備忘集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王佋

備忘集卷三

明 海瑞 撰

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已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孰為之心為之心為之心自知之謂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

為的不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廵柳坡馬公剡薦於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寀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徵予言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侯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修己學業俟於人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與撤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為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刃而解言于知府無難

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奬而進之况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誰責彼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環海而為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為累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若我自謫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

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為之真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間然也又況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於耳因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持憲為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為已責自體呂祖謙謂狼瞫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

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間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真也二侯曰然書為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

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遂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俣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俣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砥立中流之柱俣能

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廵柳坡馬公撽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為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為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慫慂我之為通莫為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已亦先日取之自民

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為民設官令人入官於可以為干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為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為厚膠為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特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為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定安傅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六十里夐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歷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廵柳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又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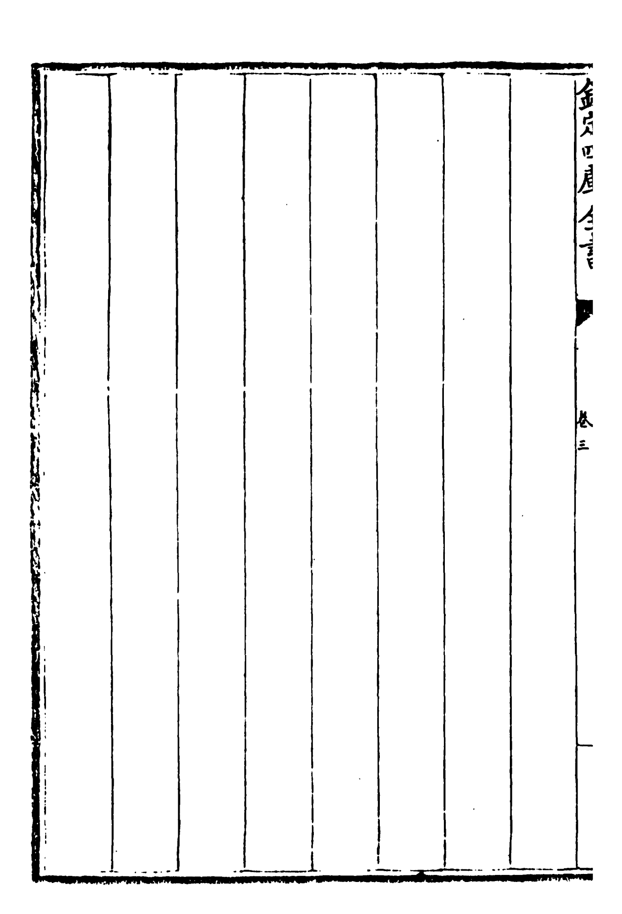
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弊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葢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為貪暴苛刻之為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為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為之時惟士惟民聲稱如一君

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已講學之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為宜士宜民之政先是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蹶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泂酌之詩云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
賡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
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贈總督府洋山淩公平羅旁序

國家統一六合雖自外聲教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生
全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宜以控諸蠻闕



奉恤厥若公之謂矣瓊

府太守唐同守楊府判莫節推劉荷公威澤鼓舞不能

已願一言予亦澤及中人也念惟事有大焉大有自來

因綴之以為賀且用為後公者告其兵行顛末當有紀

其盛者矣不詳及云

贈陳侯署遂邑事得代回府序

雷瓊自昔指爲貪泉之地雷山海貨不及瓊遂溪在雷又小邑地瘠無別産一歲之耕僅足一邑人一歲衣食之用無可貪也然同以貪泉得名同一萬里君門之地生斯長斯同一孤臣孽子日月照臨有所蔽隔而不能及之人府州縣倅劄借天子之威以行其志者視其景同此羨心履其地同此肆意先後異時守令如一呂東

萊謂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何以堪之遂溪之謂矣予瓊人也習知瓊府州縣之害習聞遂溪同受其害之尤一旦其邑庠生梁有守吳一桂等將庠師生意揖予進之曰郡陳節推侯權邑篆計今正尹將至當代願一言壯其行彰其美有龔黄卓魯之譽有扳轅臥轍不能自已之情究二生不一而足之稱緊二生不一而足之意只今便民之利侯興之矣只今不便民之害侯絶之矣其淡泊自養不易心於貪泉其敬事臨民集木臨淵又不謂食禄之

方天顏萬里夫雷瓊之人生不幸為孤遠臣絕意天澤百年矣百年間濶之久其得意一若出望外盖氣數乘除無往而不返之日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遂處上游其氣先至而先得之歟況今天縱聖明瞻言百里海内外喁喁承德出之水火危墊之中置之枕席安全之上惟侯行之規畫在案誦習在人有老成人亦有典刑今之謂矣標準立而人趨之雷瓊近壤得無先被之為幸也哉旱麓之章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泂酌之章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靖共守令道無過此侯攝邑事無愧二詩用是不辭師弟子請書其槩以為贈且以志雷瓊開先之喜云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堯山自幼與予同師友為學業其神氣之靈諸童稚中識者異之予亦歘然於予謂得天之美不堯山若稍長業舉子文論文宗諸大家盛有稱許清逸之氣不混塵俗而別為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能俯就時調決科第

科第之文非堯山所不能攻堯山所不與事也經世論今事不平之憤有發焉亦古人好靜無為上一層意也隆慶庚午予罷官歸別堯山廿年矣塌屋中堯山終不得一捷晚充挨食廩日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萬山之中即此探山釣水還以物與人風浴詠歸隨地而樂夫一歲貢生亦庠序士遂窮而不得不安於小布之不可得者堯山棄之惟我所願我則行之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傍花隨柳鳶飛魚躍堯山有

焉說反屠羊每聞人說及堯山萬山中木石居鹿豕遊儵然有脫去世故凌雲氣遊天地間意唐人咏懷有曰方同戰勝者去剪壮山萊予去堯山居三百里許夢想神交方醉堯山之樂意堯山載營魄抱其一靜之徐清形可長生也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為堯山再甲子誕辰且室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酒幣走賀謂與鈌梁鴻龐鹿門天作之合于今罕有因問頌言於予予惟堯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學博作為文章包羅

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疾苦其志憤經畧人間世曲暢
旁通其識精今時命大謬反之身而謀之神者回視前
日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焉專氣致柔與魚鳥花木忘
其形于天壤之内古之得道術者葢如此心與天游天
為培之夫豈曰不知其雄守其雌聚埃積塊之守豈曰
以期年耆而無經緯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夫婦值今六
十又平格伊始而衆心戴焉詩云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用是不辭其𢠸備及堯山自幼而今天眷之隆不偶然

也書爲堯山千百歲壽

贈賴節推署貴縣序

聖天子計安天下求守令如不及而天下守若令每不能以計安天下應聖人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人士一入官初心大抵循俗而僞日見之事事匪其心蓋自宋人詐高位高之習流至今日淪肌浹髓不可破矣欲希天下一日之安外其心而安之其可安乎當流風壞於功名富貴之會而曰純心任事之有人難矣

吴生泗崖自貴邑一旦遣人致書而來盛稱其司府賴
肖泉之賢通後先任言之不一而足泗崖平生志氣不
妄語不謏人言無可疑雖予親履其地目見耳聞不過
如是中有不能盡釋然者今天下士大抵迹是心則不
如是范山之告楚子曰晉君少心不在諸侯也北方可
圖若心不在民而徒有在民之迹無補於民矣醜女而
粉其面老人而烏其髭泗崖其知之乎捧讀及終有不
求人是求吾心之真是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心之良知

之說忽吾心有戚戚焉偶忘而記則今日泗崖之言正

嘉靖乙丑予初官戸部幸一邂逅眉宇間可考而見塞淵

温模君子人也昔者逆覩於肖泉今得泗崖之狀而驗

百朱年不可得見之人一旦忽親覩之凡事不可認真

真則禍隨焉今天下入官人之議則然也天下不一日

見天子計安天下之功日相尋於天子分之守分之令

之害坐此爲累良法美意蓋不止曰亦如無有而已賴

侯以直道之行發揮我祖宗曰守曰令之政泗崖之狀

侯曰視府事吏畏民懷署桂平二縣平易近民查盤慶
恩二府不撓不擾再之吾貴興學聽訟保甲催科改條
編復里甲歷歷可書而民以為惟已之便實便之也其
實政雖不中有不遠焉者況肖泉今日事正守令職分
事無不中焉者乎以心感心導民因各得其固有之心
以為心且誠心直道用是有明於天下今之世舍肖泉
無與而與誰哉督府洋山淩公以侯運餉課最閩按院敬
齋陸公以侯賢能聞天子俞之屬下吏循例有形容盛

美之頌揚王休意也義也不辭而為之說若夫羣小閒調今職泗崖亦得之傳聞云爾欲此文亦如肖泉求吾心之真是略而不録云

贈鍾從吾晉灘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全之灘陽掌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詣予徵言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者也子辭之不得因言之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

仕仕學融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學胡安定有得於是經義治事並舉之為蘇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之人事索之經典天下之事具於是矣而別于治事之中求之盖經典言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變事中之變百千萬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所傳變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狹盈縮有劑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為謬茍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

當然于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講明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之體亟如矣抑何通之故予嘗謂聖天子為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為天下利獨見官為天下擾大端在不曉于官民義利之辯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毒焉下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事經典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而又

有其事之變則必於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於經典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蘇湖教法至今稱之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能預講之未用之先而其所以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司庶府仕得此謂之仕內國學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學府縣庠謂之仕仕焉而兼乎其學者也鍾君司訓文昌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計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於其事而為

之夫引而伸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與口耳之所談說意趣自别以躬行之所自見之於事示之於人真切有味為從為悦必然矣鍾君之於二邑不徒隨在仰其獨清之髙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頌身教言教灌陽士子今而後特無多幸乎哉教成十人為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為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於府縣之秩為銓司不知人不滿庸詎知以人事君

鍾君所得多矣乎況今天子在上求賢若饑渴而銓司又能上體聖心教官顯陟邸報遝遝有之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不有如印以賄得由賄固介如石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閑散而之權要予於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錙而較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陸象山謂此可為觀人之法言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予於鍾君則錙錙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為贈

奉二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冦猖獗中外惴恐未嘗頃刻寧息厚禄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㐲宣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腿之肉聞其衆嗷嗷口語賴土舍叱之而

後受是酸肉敗肉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羮喪師

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啬甕歛若斯耶財

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

我馬不可得也恤死厲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民死於

澄邁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

鄭德貴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馬海

寇寧能揚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間能强戈向賊皆德貴㵎

詈所致曾射傷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厲死難之士哉執事運籌於中俞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為瓊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為賊衆猖獗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為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為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民以布要區廣募勇士

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畏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并著于時而瓊民感功報德于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復王閫源叅政

君子不免為人間世仕人之事謂禁其身謂肥其家也哉瓊人謂科第有人徒先鄉人而害台端獨則不然有子有父今二十年矣今日大叅閫政又寧復有異事鄉里之人致有異説耶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大參其兆鄉之人與焉敢豫為賀綢繆遠意暫託回使言謝小刻六册呈覽就有道而正之意也統祈鑒亮

黄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暾江公共籍瓊山居址去不十里許恭人林氏之賢聞之矣而門内朝夕不及事言其細日月有時將葬其嗣燕石君以狀付余乞從先人故事為誌予辭不獲據狀叙之感今稽昔按恭人暾江公同東岸里居高士林翁女也燕石祖主事豹崑公與林交莫逆一日出暾江公

見翁奇之口言恭人矢與為配意與其母馮氏不合蓋
馮不欲以已富家之女貧士如豹島公俯就之而為其
子婦旦夕進有沮言乃翁執初不易毋論豐約恭人逆
知父意之有大也言歸黃門之後雖處貧則難未嘗以
毫末缺為夫君向學内歧其心之累脱富而貧有亡匪
勉蓋自入門來而婦人從夫之義無歉然矣萱堂有姑
峭厲其性而恭人朝朝夕夕反得吳太安人之心出内
外人難乎其婦意料之外啜菽飲水饑仍之歲有之太

安人見婦有色笑焉葢恭人婦禮無失深愛之下又婉愉而有感動也瞰江得有恭人之後不徙外有親師取友之資抑且内無高堂奉養之缺年二十五預鄉薦歷六科第進士葢又十又九年彼一時也士風恬熙無異其先爨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四年乃授西曹主事西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於給而恭人安之安之於不得之日易安之於妻妾之奉改心他圖得之矣之日難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恭人不為也瞰江不

變塞於舉人進士之初豫養澹泊之心為他日有為之地恭人
成之其尤可言者瞰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郎資及得
推臨汝刺史二千石一遷衘而諸不同矣恭人方且不
自為逸隨官僕蔬藝績紡有不堪尤之曰秀才小家照
舊如是不自逸於太守恭人之日反逸於其他焉乎恭
人惟儉惟勤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占知於始
有一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享有一官之大享入
而盛內外員不親民知府若也瞰江不幸嘉靖癸丑歲

内艱服闋則赴部例也法也而恭人意獨不然枕席之言若於古人知足知止先幾而退有默得之今士誇功名大指又在富貴鐘鳴漏盡行猶不休多之矣目無見聞閨閫守之女反有出於目有見聞士人者之上有之乎宦海波濤暾江補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戒心焉上疏請田恭人不行一著為先導也歸田之後夫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為暾江公敬有自來矣吁賢矣哉大抵暾江性達曠恭人性深沈達曠矣而非得深沈者加之

收肅終不免於水以濟水琴瑟專一之失黄氏厥子若
孫於瓊稱盛經史精微瞰江之力而朝夕檢約自童孩
以至今日弗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人之助居其多也言
念恭人妻道婦道母道無不可紀奉先筵賓酒漿應對
内外宜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訓討雖小不遺葭莩
之中有急則周少或漸染流俗不以一失不勤飭諭瞰
江晚年益自疎放恭人又自嚴整過前持其家及身内
外斬斬微無不謹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資近道有

如此燕石謂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並暾江公而稱之誠得恭人之所為恭人矣恭人生於弘治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歴乙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封安人後嘉靖甲子以子貴封恭人子男八其二早夭長宏宇任浙江叅政次宏憲南康知縣次宏賔宏宸宏宬俱郡廪生宏賔先卒宏宸近卒季宏褎亦先卒女二其一早夭一適侍郎唐西洲公孫已故郡庠生惇孫男十八喜之舉人右之式之郡庠生壽

之詔之建之名之立之倜之升之詰之性之及之任之
修之儲之佩之見之女十三一適已故邑庠生馮應會
一適知府王申公孫邑庠生廷瑜一適大卿夏東庵公
孫百戶一適邑庠生陳起元一適少傅丘文莊公孫承
裘一適郡庠生楊繡一適副使林義公孫林啟元餘幼
在室曽孫男三見曽希曽蔭曽女四各幼以丁丑年十
二月十七日合葬于金雞嶺瞰江公塋之左恭人有是
全德天與全福銘曰

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於為婦女之仁翼夫廸子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利牝馬之貞往元亨也齊驅士人振聲今日正家而定蓋自有因御窮持富莫與之臻鮐年命服羽蠡趾麟勿替而引命自天申金雞之兆卜者曰氣固而悠益久益申百千萬年猗與恭人式德如新

註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詩教為首

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葢人稟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精神之發也約而為詩不多言而內見蘊藉外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騁騁則襲物感人變化因之禮稱人聲在上長嘯中霄敵人因之而却走矣詩能興人往往而是時颺九歌之方興詩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臺廖先生有得於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瓊山學事課弟子員因出所註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宋一代掄士用時義論

策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臺日課生徒遵時制也乃以先日於鼓吹中有見弁之前人之註鼓吹多矣章什句解究其事之所自來探其意之所含議較錦臺不及為甚余謂同一文章取士如以其文而已兼唐及宋為得我朝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之為文不使之為詩且可以為全乎哉錦臺造精學博得我心之然矣雖然錦臺新會人昔公甫陳先生講學白沙天下企仰其品題以前詩人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有別傳向來稱

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學詩匪杜人畢其詩未有許可及康節者乃公甫又若於康節獨推焉少陵愛君憂國兼之於野之獲發之視彼流連光景漫無邑居為據誠一人矣吟哦浩歌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妙也少陵能之乎蓋不特文彩動君之誇隨塵冷炙不用為愧一二不足道拳拳君國之念堯夫亦奴僕而命之矣宋進士許洞詩會九僧約以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鳥無犯其一九僧閣筆夫天光物色抑亦

一時之觸爾本真在我因觸而悅故亦因觸而詩假若周朱張程有洞之約性真之悅出之矣無待於外能困之乎子美除却君國諸作一時曳白料必九僧同之可聖取哉嚴滄浪説詩方之妙悟禪道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羚羊挂角蔦履庵鄙焉夫水月鏡象言若荒誕水誠有不可執着之月鏡誠有不可執着之象而非誕也文泥矣以詩之曲暢旁通隨樂而興濟之文之妙也履庵直據文理或者古詩人同物之趣無深會乎伊川

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閒言無用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二詩絶句是亦履菴之見也余嘗謂唐宋詩人均爾一知半解之悟孰為唐高孰為宋下欲定說於滄浪履菴之閒二妙合去取焉而未之及荆川唐子履菴之師也履菴嘗以其意附劉因於邵子之後謂天資學力若未足然已為莊陳權輿矣吁禮義無窮人心有覺況賡歌風雅頌詩法在焉自是而後又安知無有兼莊陳靜修出且入二妙而上之者乎余時以註白沙

古近叩之錦臺錦臺謙曰無得也夫錦臺生長新會時去白沙無幾有得於白沙權輿後學有在矣權輿於白沙鼓吹又不必言矣透徹之悟錦臺其尚求之

贈廖錦臺膺首薦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謂令無經學士大有為於天下哉國朝以經學造士士非此無以進其身迨得官則又有令時應官之道經術之在聖人芻狗矣有儒官焉薄汝而薄出之人無望焉而奔走奉迎故事虛文視熱衙門無

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所以責士判然兩途矣然天下有稱善讀書者又不如是吾省新會錦臺廖先生富有經學文翰擅名於時即彼小試瓊山而言丁丑落第乙榜而瓊非令人為貧之仕借此自暇逸者乎舉入教官又令以一過路譬之上下所不深責者錦臺自做秀才攻墳典而舉人得矣比今仕有職掌寒暑燈窻無殊先日乾乾惕若中有實趣者不能課士子不廢文論為時制也孝弟禮義尤所課中諄切之急道有本末教有後

先轝髦士於鳶魚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嚴師尊道必人為敬學之實旱麓之三章心有天游之聖也錦臺會之矣然即此而論不過即事論事得錦臺之小尚無得於内蘊之多所以為他日設施之大嘗自督府湊洋山公之薦言之錦臺葢繭絲牛毛之學天高海濶之心矣簡編之在今日葢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事莫不有於方寸之中舉此而措今日之應酬莫非已往之成效措之而有不當焉者乎夫士子讀經為文又

經史正道中出乃入仕則背而馳若戴聖祝欽明之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為階祿之地真心本不如此錦臺不變塞於今日之官矣不變於既閒且逸人不深責之官變之於遺艱授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荊公以一執拗得之始敗之終錦臺溫如玉不然也然則錦臺非如心之經學有用之文華也乎洋山意欲廊廟上大用錦臺使得盡展底藴不負初學言其大畧其小言學問富有兼見其小蓋經學文章其精神心術之藴今

日舉行教事其精神心術中小小之餘也老子謂樸散而為器故大制不割今日與其言錦臺於一官一事之中孰若論之於不出戶知天下之上洋山之見有大焉者矣因言之內之廊廟百執事謂外撫按薦章為據外有薦章之美大行其志機會也庠弟子欣欣有此相與問言於余余養痾簡人事有聞見不盡有聞見衍而文章因人言也若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為贈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於僊之神尖三載矣死以王事天子卹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僚屬某某謂天恩所及生死光榮也問言於余爲今肇南君贈余惟神尖之役前江迫於兵廵道不得已而非其本心子加之級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史方齋不知有此陷前江爲不知彼已之死前江寃矣然兵發有期方齋至僊前江不至前江得當而後進非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齋滅此後食之心其急如火初非有讐於前江前江知之

小不勝大而以二小舟突二十七舟前江不愛其死至此欲以平生不顧身家心事為後人計白之史方齋也死於迫不死於義贈其子以其父之義何以贈衛指揮及軍餘先後前江日冦未到股慄先之不能前發一矢者比比萬一不然亦大抵顧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之念雖盧和高手飲之烏附數百未易起其陷下氣也前江度越此等百千萬倍余嘗謂使方翁若能少諒其心謀勇兼資前江非徒死者無神决事得不死將不為

虎豹在山之壯乎外海內黎方齋之功尤大前江原領兵前進方齋迫不為無因君命不受將終執之於義或可今日始知獄吏之貴乎不可為也有此二難前江受迫即死之輕志無異先日慮勝死綏之慎心卒之李賊破膽俯首聽招一死而地方之受益多矣前江之勇於是可見時以其事上聞隱此不及其實前江白日青天心當厚典無歉夫厚既死之身因厚其子其父未見也何以及之天下有有其父子不如其父者乎一血脈之

親而又氣習風聲之近子不似父千百之一從古而然以目所見言千戸常昇能無懼而已驍雄之將也今其子名維績者他何觀法氣槩大抵近之今高將軍夫茍無能如績近似其父夫獨非前江之子耶古稱父作子述子不似父人以不肖子呼之今高將軍得階一級聖天子亦以有其父有其子也得天之榮嘗思所以保有其榮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其志保榮之道也市井人一時之忿有甘以其身償人之死不顧者職

分內事不盡國法鄉評奈之何獨無忿心猛烈而死之人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孫寔有依附昔人自責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高將軍苟無識朝廷加今官之意能見前江於依附之間也哉家有祠堂郊有墟墓隨入隨出可愴可感父倡子和天機有必然者僚屬贈言之乞有聞者莫不興起况於親炙之之趣焉故不辭而為之說言長矣一言以蔽之曰肇南今將軍是則前江之子而已書為贈

內江龔氏族譜序

蜀之內江有龔氏焉其先入福一郎避元末亂逃楚之蜀家內江遂為內江龔氏始遷之祖發祥及今以其子姓之遠於先人言之九世矣枝幹蕃衍而皆端樸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中人百金之産科貢寥寥有人未及仕始自懷川父子兄懋賞方入仕籍而內江之言名族則公井之龔氏預焉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薦文魁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商具傳次圖譜聚合禮文附

見圖譜之末不幸未就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懷川登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不一日并懷念也蒐獵多年具有成稿萬歷丁丑得持天子節按吾廣其歷事國子生受吾王氏文學家傳史才也出而托之討論潤色遂得完帙懷川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念無一言以引其端族人未知為譜由來之意導而化之無因也屬之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能為五宗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歷傳次標初一人為始謂之譜事不師

古矣然人心有真經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水木本原之地人心真切之機也族譜執以故典物之跡示子姓於視無形聽無聲之中其機神矣有子所稱立本生道之原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此機為之宗法執綱紀于宗人之事族譜見綱紀于族人之心人心有切近精實之原孝弟有充周無窮之用譜握其機族譜之功於是為大我祖宗孝治天下士大夫稍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純心忠義出自孝子之門

不多見有譜之文主張作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之實也子孫以虛文視譜則祖先之名次不神御史代天巡狩二百年來瓊人未有見突於懷川見之邂逅間懷川三復早麓之三章酹予言念懷川鳶魚會心其温如玉銳意多年創有此譜龔氏譜得其實矣福一郎之神可以如見子孫繼序思不忘翊國家日升之運龔氏亦曰之東君執龔氏之譜見拔茅茹之象焉事在家庭之中道關天下之大為是不辭懷川請具所以為之

序

贈吳頤庵二尹句容序

頤庵吳子二尹句容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京行別以至於今日有思慕思慕何謂意氣不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守丁進士為之長官賢而知賢可有繇擢乞余遥致一言以見其愛頤庵於余親故時有會晤曾以一二言一二事高之謁選將行延崖邂逅托馬鞍於余回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

指今官而有得醜狀戲之供一笑也顚庵變聲色而曰公人品髙矣乃允賢矣則不然有友同行曰顯顯戲談田言如是友人亦雷同余許之而終以為愚戅犯執滯之病不可官吁非也言念顚庵地芥青紫自幼而志有大焉不遂有日一旦曠典恩貢人意必顚庵之得果然候選天官所授不過縣尹事有堂長主之而為其貳南都上下京師瓆人必由且止之地也句容去之不逺鄉人一接顚庵而歸曰衙中空空如也柴馬俸錢外無從

有毫釐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如法而行不貪不酷不自巧諛不自為惰無殊先日秀才之氣如是二尹於今罕有人有同言余信之有不盡然於余心者頤庵句容而今三啟於余矣大抵卑抑無聊之情因之有懷鄉掛冠之想夫吾平日有取於頤庵取於氣之直也直氣即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事勿忘之驗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榮無不逸秉田委吏孔孟無一日為歸與之興行道之氣充如不暇為心也頤

庵三書於余向家加切大抵見小官之亦有榮又見還鄉之反為適不能遂不能退是以三思蘇氏發明憮心之驗曰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於吾可見之氣心服其所本然之理也今由歲貢而出之人偶授如縣府判推猶有向前氣槩降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侍之諸進士大官之下譬之雲泥縱使出羣其才誰則我與泰山壓卵因而頽廢頤庵歸心或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

能不見官之為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而天下之人神肯之矣謂世無不好訣之人訣幸少安夫豈其不然然而自謂熟是人情上官又有其說曰一為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為侵漁之計無有也鞭策不前十人而十余以為二說皆是做成今天下有其事無立事之人天下靡靡國家無賴人不能重己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自重致人輕己有之在彼在此均當分任其咎使吾執掌無缺不愛一文其心好訣之人彼亦人爾絕無一服義

心哉不然矣句容堂長丁敬宇之賢也有知於頤庵必
不以堂長崖岸繩頤庵不繩之必能揚之至此而頤庵
無不可爲之丞矣雖然吾人浩然之氣不因物而亡自
不依形而立吾孰其是彼峻其權鸛鵲蚊蝱相過乎前
也浩然於天地之閒其大無外聖賢論在我不論在人
道又如此頤庵素有方直之氣入仕途不免動其心於
榮辱得喪之來轉步移身余憂之君子愛人防所未見
書爲贈世尚圓活圓活私意之所自起也敗盡天下頤

庵能如先日之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為矣願庵勉之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學為已仕為人其義不講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人之害瓊州號為嶺南百粤益南之遠陵地連崖州山海貨比郡治下為勝其地又居郡城之盡有仕於此為貪為肆實為已百方文飾傳為人又毒於郡治中人矣自非介石之守豪傑自命未有不以地變者浮梁秋塘吳侯由恩貢國子生授萬州判判為州守之貳韓昌黎

謂漫不可否事者無得自見之懷雖有識者亦無不曰其有不為有制之爾三載考績得晉其州屬陵水尹言陵則無有出尹之上矣其貪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乎乃俟履任又二載奇矣無意於香仔無索於海泊里甲紙牘徵收火耗有事於官而為暮夜之入其非己所有不為已入不必言矣雖出村至府飯食供需前人求辦於里甲中者俟亦不然其清節有過人者以言其才則昔日漫不可否今則可者可否者否有猷有為毅然

身獨當之勤事勵精吏胥無能為弊行鄉約辨爭訟百凡有為民則便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曽不得已捐俸二十金充蛋戶額課雖謂之滿腔子惻隱之心可也然皆未足為異事也白面書生出入意料牛嶺剽奪非百來年前尹以為無如何事哉招撫勸諭誠信有以服其心營堡屯戍先人而險又有以屈其力小則深田歸心大則萬州龍吟崗二十餘村雄桀不受控馭亦惟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揚帆擄掠非犯則無敵者哉

防禦有嚴士氣百倍打水六七人先試而倭衆突擒其一道乾反以畏途視陵轉洋他去倭蓋不特牧民有政才課士子有文字內黎外海四百里內民蛋伏倭武事而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養然後外有施設倭仕能為人倭學能為己為之若倭者其可以今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予歷世故多於人情亦熟嘗謂人心不古毀譽難信然酌量於彼此公私之間參之以尚書

聽詞於差之法百與而百無失矣況今廵道錫崖舒公日時廉訪尤加之意者府州縣正官也激濁揚清於侯許與民牧若侯也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瑣屑曖昧日雜然尹前府及守廵撫按千百端其難為亦付州縣草創十室之邑自昔難之侯果能曲當於應學優外無歉然不滿吾當官之懷哉反吾歉而求之分盡於所求之中矣用是因士民圖侯撫黎事并德政大端乞言以彰其美據所說附己意書為贈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夫天下有親如父子者乎一氣脈而流傳之形雖二而不可以二言父子也況日夕家庭又有風聲氣習之近蘇氏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夫豈以子弟故為父兄隱如直在其中之為厚也哉子不如父人以不肖子呼之謂子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父先如其子為之矣其不盡然萬一不至瞽叟丹朱言動易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天下有不陷親為不義之子天下有陷

身不義之父乎百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者今封君七十有二之老敬宇丁君之父也余於封君一無聞焉於敬宇子則嘗聞之敬宇之於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具舉滿腔子盡是惻隱政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也目見耳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者然人之賢不賢亦有自來余意度之苟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敬宇則必敬宇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苟處一焉君子曰父

之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之時何時哉子得一官之榮又望子滿為足家之計財帛世界見可欲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習氣也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未有棄口體不為父母計者敬宇六年之中八一不見其有内累於家意氣吁非封君之能賢敬宇能若是乎余於敬宇完美於六年之中見封君教有義方之大封君於是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禮於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同其子而慶之今巳卯孟秋望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

也夫亦誠可為敬宇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燕笑不能為心況居官則有民責明有百姓之非幽則有吾心無能於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為敬宇一日之安乎不安於是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矣得子敬宇人稱大尹之賢六年之久甘雨和風邑無異議是今日斑斕之衣莫非一邑歡娛之色持觴慶祝子拜稽首子為之亦一邑之人為之也天地和氣萃於一門吁盛矣文林封誥錫之天子七十有二之壽平格自天夫豈偶然之故

哉人間樂事無越於此用是不辭其僚屬師生請壽所以可慶之實為之贈

雜著

復巡按龔懷川

廬陵邂逅至今神采器度猶如見之以過可化以綏可來區區東粤下及禽魚草木有沾被矣地方何幸地方何幸天下惟忠無其志有志如翁其人又以代天巡守之權濟而行之尚有不盡之分無能滿慰一方之望有之耶十府雲霓

可預為賀古人有博訪之說又有五聽之法五聽所以為博訪詳也先民有言詢于蒭蕘訪之而其人止是屬官止託查盤官訪之詳而非博然此特明照中不及分數十而有一不足為翁言者筆至姑及之瑞平生有濟世之念而人不與庚午告歸展布萬分無能及一此非怨天尤人之念終止一生止此還天不能不自為歉也區區泉石有夢不在周公忽覩雲章䰟營猶動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定四海君子之樂有此施為之本懷以故有此樂

欲之情色天下惟俗見久之能遮蔽人本然之明俗說紛紜立有根脚者亦或牽之而去苟其不然性分天地感之而應決江河矣事有俟人言而後可行有不俟人言行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杜審言天下之狂也反席未安之前尚有不見代人之恨今請以台翁當之瑞臨楮惓惓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旁為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

版圖一鼓而擒永絶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恨學踈才窘有司賀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為歉為歉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慚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

易於瓊州事者乎部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添兵備名𦆵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即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弁附告

復總督殷石汀

哀苦中本府賫到華翰生𢊍棄山林無交於人久矣門

下乃能不我遐棄綢繆禮意過越於人感荷可言盡耶瓊崖事以二三年言門下云果若文移似亦非盡誣妄也第日月間又有清瀾麻錫之變突如其來官兵就縛麾下洗海大兵已追及之窮寇又旋帆𡍼上雖未大加剿滅彼狂奔逃竄日無安所則解散可計或亦可以稱晏然於潮惠間矣門下文武吉甫為地方了此一事海濵何幸何幸肅啟付本府轉致謝私哀苦昏迷不能纖悉事變機要其大槩則如此矣惟台照殺伐撫綏并舉

不遺尤幸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壯都一面未幾時而泉石安吾身矣知子博白之行乃黄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陞刑曹主事入夢吾無心也何以來之回思子平日節槩癡人説夢尚是鴻漸於干而已無足為異有此人事有此天機夫豈偶然之故哉日月之間料必有驗今吏部止是一箇資格這資格格了許多賢者不得出頭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誠

如極地之説然吾人出處之小係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幾不必在念所恨山修海阻不得朝夕仲和視是今日割雞之功可否伊吕小試之道莊子曰軒冕者物之儻來也寄也今人以寄為累毁譽得喪官階所係我心隨之做官累心做官何用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何若自知之矣聖賢無悶時之達不達盡其在我自有無限受用此正莊子寄在樂不為荒寄去未嘗不樂之謂何大小高下遷不遷足言哉

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此而已祖宗初原無資格吏部無端作俑而行不知遵何訓令沿習不改歲貢五遷六遷之官乃進士出門畢而不授之職進寸進尺借之口曰今日三途並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吏部之鄙而鄙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官七品尚非與爾鄰里時節遠來絹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回人返璧新刻奉覽并照入

復陵水大尹吳秋塘

執事龔黃卓魯輩人也生以謝客少聞外事近方得之二任參論其賢如公無復可疑者矣所恨原非能文之人矢辭措意揄揚萬分無得其一執事方且歉然不滿於是實為退託寧非中所自許尚不止是德盛心下有大焉者乎仰羨仰羨捧讀七議錫崖公謂林道乾突至公應之裕如以事有條理致許即此而觀寧非胸中之區畫素定故應之也而區畫見乎誠體立用行不得而窮之學也承惠使旋謹此附謝兼致遠念昔人謂伊呂

之道得縣亦可小試區區有望又不止曰一官今日令終有倣而已統祈台鑒不一

復廵按龔懷川

區區凡自上府而來者必問新院行事日嚴峻而風采有加人人同言又云亦自有寛處雖嚴而不為刻惟士惟民喜色歡心百來年一人而已來翰稱同寅謂之過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得私自取與酒席之小亦有限而不得為過無乃此其人有不便為之言歟我輩行事

當自信之以吾心之理若必俗人之言轉移吾事是雖或無關係之小而機之所至敗大多矣二諭令入久迷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聖賢正當道理恰是國家正當法度而又舒錫崖持正不私唐敬亭發聲徵色與公行之無乃德星會聚士子反正一大機會耶士民望公如望父母落月淵梁生亦時時在念台從果於何日慰此人心先年亦有按院到瓊相傳以為勘事而非正差若提學則正德間宋端儀二次按考各州縣皆親發落渡

海雖險仔細看量天色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民間輕身冒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道府同有阻言是亦過慎之意不可信為行止瓊生員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官截取有賞無退士無懲戒以故人才寥落科第不多今日得比甘肅事例瓊人之幸也不然明公倡先題請能使提學如公一年一至亦可惟公酌之令天下事尚是從頭差到底我輩止是從中做起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執事中起不差能保其終不至

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省事無所不可士君子得行其志宰相居中不及此官可使事權不在已之日有今日有權不為之悔哉直已而行無復顧忌是在今日區區見并附告

復巡按龔懷川

承惠初行條約讀之讀之未見有此等文字也聖賢政事士子類能言之非無此等文字無此等文字之中風流醞籍也流之胸腑躬行心得天下有言之如是無能行

之者乎一十七欵巽與之中有法存焉法語之中有巽存焉見者能無悅聽者能無從乎用是為十府鄉升今見生意舞忭累日其不盡釋然於中者事大而急又令下官人人犯者條約止言其廉不詳其不廉之大一一為禁發端之初士夫禮際是雖沿襲之舊然百姓未見賜也獨此先之此處厚一分毋乃百姓身上亦薄去一分耶尊約及續示三端原本存顧諟每欵具開端一語疏已見於下呈覽山人愛莫為助公以他山之石視之

幸矣

啓户部正堂郭一泉

前至南都日承教良多至今感荷感荷然尚恨以事在蘇松不得日侍左右如願想必在來春正月半間也糧解因有解户苦被各衙門入措索蔡知府改差官解批解亦然百姓如出水火各府縣有申請者生已令通如蔡知府議行矣近有官解貴部苦以銀不足秤比誤聽各衙門胥吏之言耳我輩奉命而官將於衙門左右之

人利將於閭閻百姓利公今日破舊擔當利民題目人
心同然日後得援今日之例江南受有無盡之福矣區
區洛懇於此之故利民利左右惟公別之
啟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禄米改折得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六萬米倍常喜
躍生與有地方之責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今年水荒甚
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月復遭渰没府縣亦不
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數小民皆以為災數過之而有折

少之恨今米價日增一日逃流刼奪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興工賑濟乞留米二十餘萬石盖不特吳淞江當濬亦不得已而弭其亂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及此寢食不安限千里阻隔不得與公面談所以也二十餘萬石不過京軍一月支銀而已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為主張速賜題覆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宇

領教祭贈本當遲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不再奉凟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夫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原疑之已如命夫單外量加之矣若舟行夫則有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已不能而難之人止爲惜此糜費耳承諭了見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雖生亦寧有各自爲異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定恐不必再加也尊差回謹此奉復百凡統希鑒照不宣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聚之衆倚險作害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為策亦無以來之而已祖宗兼設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革去征蠻將軍之任總其事於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列聖奉運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用

兵之害何故夫自其不盡王化恃有山以自雄誠橫矣
然北仰九重曰天朝知有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天朝選擇
而來天下人也視如神明望為標準黜陟去留大抵督府之命
惟聽威畏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開府不一其人何如督
府日有政令仁義之言不絶人耳可謂曰賢然言在仁義者
十之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宜
行事天下謂握重權故宦囊特多兩廣貪泉其多又居
天下之一夫止此柴馬止此俸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

贓証也經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軍門罪我刼掠軍門刼掠猶我山中人之言也非瑞經行蒼梧等處數十年前耳飫聞者乎流至今日其言尚存標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之人難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於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時稱最答恩報主當亦無過於軍門濟濟在列時事至今回首天朝言之可為愧口湖湘凝齋劉公當風靡波蕩之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姑即其切近之小特言之督府兼有廵撫兵事

甚急故曰軍門决勝千里大抵身不親行籍總篡而下
將領於外運用晚唐債帥宋南渡而下殖私財以自結
於私人今日踵之行焉自痿痺其手足之用余不知其
所謂公下車初政突然反之賄門不開將領生氣所在
有李光弼入營調發間精采百倍之象八寨之舉瑞時
以先事之端俛占後事之成就師不愆期果爾捷奏天
顏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如公之舉有之而紙筆間
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府縣民牧不得

安於其牧矣一將功成瓊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繼文通判黎九皐緦一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心不能以清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時遊其及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雖之蠻貊無能行之者乎不圖今日復見威儀書為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易冐天下之道圖從中起中起言心也天下未有一物一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聖天子思得

寡欲之才與天下共宵旰尤切文昌地濵海獨稱磽瘠
貢役之繁反甚其他州縣碩鼠食苗天子需才才不我
顧亦惟文昌為劇以今時事言之蓋非大過人之才不
足以為大過棟橈之濟也自昔宦遊瓊土惟江右人士
民則宜之然資稟近民求如豐城伯輔之涂天下堅無
不可破深無不可入又不可得近雲羅君來自宜黃一
時邂逅余猶妄意君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無幾絕
無之中得僅有之見邑人遠邇不約同頌究其所以則

曰當年里甲逐辰罪鍰及一切非縣官所可有時呼常例前人未有不特秋毫無犯之者侯獨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赧色羅侯也彼關生白塵盡鑑空見之行事不足以稱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文昌非人窮而詐百年來鼠穴不可詰不可尚者乎君懲一儆百之餘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君無不見亦無不興惟民之孽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留更僕未可悉數君何以得此於民哉君之心為之也集義所生是非義襲而取

以故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瀾抱淩等方剽寇往來之藪非前人付之無可奈何急則抱印而奔者乎君無所不盡之心戰守得地林道乾所向無敵視之若無有焉遠近恃為無恐一邑安堵大抵近雲侯一人之力民苦衣食轉徙他資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年歲矣識微君子不能無日後子遺之慮非過慮也前人亦非不曰當務為急招來有文復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告歸於故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心應

者有原有機毫髮掩襲之而不可得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言尹如君吁賢矣哉君趨庚辰王正之覲以己卯八月去任急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生員某將其意懇一言為贈述職者述所職也守令六事對揚上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為故事矣反以書帕之禮用為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京謂之賍君行之乎書為贈用為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於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情之不得而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檢齋李先生起官桐廬已卯夏有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以為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何以得此於人哉德守之深日夕思所以為守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滸拜雲端以致其孝報守也而止於世類之係言之

誇張而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待而成事言必其事請為諸人士言之今聖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爲斯民地也士讀書丈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然大抵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三可已不已當之此在已可父母之際難母又難之難者閨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是如是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當乎難而難矣漢有行已其人或亦君

子與可之中毛義是也初心何心捧檄安陽不覺喜動顔面萬以香藤板葛先年枉羡於人小民衣食并積擯擲海舶間蓋為耕蠶不足以供不得已而賴之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十人九人滿載而壯惟侯今日蓋不止曰於事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老老少少談不容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其母脱然於財帛之中能得有脱然無累之子出

世俗外矣隱之之心其心也哉詩有不遑將母四牡之使父母何嘗羽鴇之臣一時里仁為美家庭之中不止一陟岵之母不恤其緯之嫠可以想見然春秋而上人物無足異也今此何時桑桑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母如此吁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後從子之後頌母之美有言不為虛涉言之可矣猶有進於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為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民怨之錢歐陽詹生雖有離憂親心樂也母和於清江之原

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朱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以為孝子心樂也子和於今日牧民之堂矣聚州縣之歡聲將望雲之喜意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樂李氏一門以之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為介也和氣也天地和氣萃於一人吁盛矣用是不辭人士之請書之以為贈若夫行道揚名召伯甘棠勿剪伐拜孝大而遠侯他日與侯記之不先及云

贈霜栢陳先生得奨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這資格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因之孔門在得之戒為戒無有也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孰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所自來也非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諭之文行於一十七條之外諭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切責之詳人之應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脫於

儒吾郡霜栢先生上肩鄉科之士奬薦亦有與焉諸弟子謂此希濶遇也乞一言為先生慶吾觀霜柏於未得奬薦之先究霜柏於既得奬薦之後大抵即霜柏之言貌可以得霜柏之心胸古人指閃倏狡獪之輩不可方物曰小人霜柏内雖文理有別外則寛易舒衷口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養素之正定靜之衷當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帮補入學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脩以上均此誨心待之不滿懷

翁充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與其間其心清矣內有清心外自有清應教官無府縣吏事之繁習讀考課外無幾也霜柏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人各有師霜柏初謂不可攖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追錫崖舒公條約既行之後一縣取必若與已異而霜柏奉行之謹不啻已出已不誇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士人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柏奉行之力也不見物我之分霜柏之賢於是為大余故曰苟非其養素

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者凡者王駘温伯雪子是也霜柏如之虛而往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何有不脫吏部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柏可一縣尹劉方未有他異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霜柏事也過此以往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修學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作之中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其害孰要於是俗有與人不睦勸人蓋屋之說受天子之民而牧之外者顧其智不俗人若哉目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為出己之財也南華之經有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令人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

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為官五瓊山三一官一舍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令非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居止之安六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初不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敬亭唐公涖任之次年書院中有危閣改公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學後山之麓事非創新為之通風日於文莊石室之中版其周圍上下尊經

貯從古經史石室貯文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版猶有存焉貯其版啟聖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合訓導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其五期漸圖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櫺星之左見龍於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昧之象也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前瞻鴈塔後眺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性情一助也省牲置之所儲祭品別之庫有合於制先有今墜先人未

有行之者今則為之後先錯舉皆萬歷七年八年月日之事其修徑栽植一瓦一木補葺罅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大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此士類感德之深向余毋吝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以茅茨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士有天下國家之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舜聖人之心庶可小補之爾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民必其俗之改愛士必其習之正不覺聲色之峻俗士言不便

矣不以今之所謂厚悅其口傷民財力悅其目乎日舉興作之中不忘與民休息之意造士之功於是尤見其大貳守賓湖楊侯別駕鶴峯黎侯以調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有贊成之力皆懷川御史公懷得其人人物也於義得書雖然古人謂文人紙費梓文曰災木今災石矣茅茨土階是亦不可以已乎幷之為記

復分守道王用吾書

泉石間報有貴人書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跫然之喜

者矣何幸何幸再及開緘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方拳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中所易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了矣不特不瞏做官人之福而又反當做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鸚鵡從人有其言未必有其心也即言見心有如翁其人者生可無一言以為復乎今時視做官為戲場事口曰認真而心實不然昧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古之謬又且日羣羣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不

扼腕而歎者又非可以一言盡也敬以先刻八冊居官
職分大槩散見於其中者呈覽瑜矣或亦不免於瑕有
之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刻日容再致使人回謹此
附意諸所不及者祈台鑒統旁及之

奉王堯山

齠齔相與以來如兄如弟一別十年彼此不得一通音
問爲歎爲歎繼聞得貢入京用爲喜慰然歲歲月月徒
爾跂望兄不行之故阻滞之由未備聞也生舊歲七月

內得祭告南差從前濶懷或可少遂老母壯上生又僅至五羊而轉事之不能恰恰如意如此令人悵恨奈何奈何萬里間可少通一二紙筆而已玆因便特此申候諸不及一一者統祈台照

復萬載彭舉人

生為龍溪公屬下吏計三年恩深而重不能以一言悉也託傳文以傳久遠當自致之况雷子拳拳致有尊意耶但生平日拙於為文而承托之日又已母凶變之時

今已服除文尚未就雷上舍行近特此附告尚俟後日勉而為之不相負也遲慢至此惟門下勿深罪焉為幸為幸

奉張旋衛大理評事

别後於心拳拳時會令姪亦云得京信之難蓋地遠而僻自是如此今聞兄稍遷大理寺正此無足為言然亦受知於上而大行其志之一也致君澤民今日無限事業深山密林之下惟吾年丈望之而已矣北來人謂兄

到京以來其精采尚倍在家之日令郎二人嶄然見頭角稱年丈意殊為喜慰瓊人近有陪庫盜振之苦令姪與焉然捐己之財而已較他人無大為害也其事令姪必能言之年丈抑何以為之一致力耶雷上舍行特此覼縷并附候餘不及盡者統祈台鑒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村行及歸而公渡海壯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為歉壯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即當經筵進講啟心沃心雖

藉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卜於是矣鹽梅廟廊霖雨天下指日於公屬之忻慰忻慰雷上舍行謹此申候天眷方新慎為調燮以慰天下之望又萬里外拳拳意也吾鄉年荒盜起百凡比前一二年急促為甚台照所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何如不宣

備忘集卷三